

潮头拾贝 |

江南帖

■ (山东)杨传信

一顶乌篷船,吱吱呀呀
从唐朝摇来
一袭烟雨,润湿了梦中山水

悠长的小巷
弹奏着平凡的爱音
灯火,点亮了情思

隐秘的小巷,牵着一串串故事,谁的身影
随风入梦

一声歇乃,醉了烟雨
那扑棱棱的涟漪
荡起满湖情歌

谦卑,低调。拱身成桥
渡一世情缘
和梦中流连的风景

小桥,流水。时光潺潺
一湾月,从渔火中探出头来
扰乱了朦胧的画面

一场细雨,一阵轻风
一幅被打湿又吹开的水墨画
在阳光下缓缓舒展

一声吴语,软到比河面
还低。你婀娜的身影
扶住了花香

燕子归处,杏花雨落
那斜斜的影子划过
天空,更空了

谁在断桥上等我
一把油纸伞撑开漫天云烟
回眸处,已是千年

午夜静谧中 虚拟一场爱情

■ (辽宁)冯岩

夜撒下几颗星
我面对霓虹虚拟一场爱情
咖啡燃烧的味蕾让神经一次次清醒
似乎你就坐在我对面
聊我们裸露的人生
窗外的星星像一只锁扣别住时间
让那一刻静止,我是散落人间的水彩
一笔画出一副面容挂在高空
像月亮偷窥你的人生
人生在夜幕下被泼成黑色
阳光没普照前没有色彩
端正不语眼神望着眼神
一种热燃烧一种痛

夜谱成曲,虚拟的表情更加生动
咖啡的余温再一次清醒午夜的记忆
余香里把忘却的暂存的合盘拖出
时钟顺时针旋转倒叙的生活
午夜在寂静之外还原了寂静

仿佛一切寂静虚拟了一场爱情

回家是一首诗

■ (黑龙江)依梅听雪

将乡愁埋进雪里冻结
连同一颗长满杂草的心
等了很久的雪没有来
这个冬天只有灰色
填充视线

年关将近的时候
所有人都在谈论回家的话题
那些可以代替脚的东西
张开大嘴
吞吃一批又一批
回头的浪子
连同他们的光辉岁月

回家是一首诗
提笔是忧伤
落笔是欣喜
脚步印下的是
一行行
只有那些远行的人
才能懂得的诗句

村口的白桦树

■ (甘肃)萧长风

炊烟,村庄,白桦树
喜鹊在一个黑色的窝里繁衍生命
年长者纷纷离去。草木枯黄
干冷,披着大衣的人向打麦场走去

如今的白桦树,看着村落的背影
单薄,透明,阴凉又如履薄冰
再也没有姐姐遇见,再也无法掐灭绝望的烟头
再也不会轻易许下真爱的誓言

树干粗壮,啄木鸟敲开了生活的碎片
二叔英年早逝,父亲头发花白
酒后的话语让一枚雪花重重地叹息
而年味愈淡,北风愈神秘

白桦树伸开稀薄的羽翼
在二十个年月,他高傲,轻狂,沉迷诗句
同行的树丛早已枝繁叶茂
也难怪,一棵树怎能剥开春天的呼吸

白桦树沉默,转身就站在了风里
在这静默的夜晚,月色如水般流过生命
父辈的嘶声和江南的雨声一样悠长绵延
漫天的云朵在别处,飘落成青石板上的泥

潮头品茗 |

认识赖淑芳,是近二十年前的事了,尽管只是一面之缘,却一直有很深的印象。

那年三四月间,我有一天去省残联机关办事,突然被教就处的丁二中叫住说:“这个周末有几个残疾人朋友约好一起去春游,你也来吧。”于是,周末这天,我们便相约一起去郾县的农科村游玩。

农科村的农家乐正方兴未艾,在成都很有名气。要知道二十年前,农家乐还是新生事物,不像如今随处可见。然而,农科村的农家乐那时候已渐成气候,村民们几乎家家户户都办起了农家乐,周末和节假日时便会吸引很多成都人或呼朋唤友、或一家老小前去度假,既有好吃好喝、又能享受一番远离城市喧嚣的田园风光,难怪临近中午我们一行10多个残疾人到达那里时,不少农家小院早已高朋满座,人声鼎沸。

没办法,我们便在农科村转悠起来,最终是在一处有些偏僻的农家小院找到了可以落脚的地方。

那天参加春游的残疾人,除我和丁二中外,还有欧玲、李小青以及当时在成都很有名气的“八号花生米”厂长,是位女士,可惜我已经忘记了她的名字。

那天午餐之后,我们便围坐在农家小院喝茶聊天,晒着春日的阳光,热情的农家乐老板也坐在一旁陪着我们。听我们闲聊一阵,他突然说:“我们这里有个婆婆做的布鞋很不错,价格也不贵,我看你们行动上都有些不方便,可以去买双布鞋穿穿,说不定走路更轻巧、方便。”

穿布鞋轻巧、舒适,还不湿脚,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有这样的说法。但,像我这样年龄的人,穿布鞋的就已经很少了,我也是几乎从不会穿布鞋,所以对老板的话并没有多大兴趣。可丁二中和李小青就不一样了,他们听后竟眼前一亮,异口同声问道:“真的吗?我们还真想买双布鞋穿呀。”

原来如此。

丁二中和李小青都比我年长10多岁,难怪他们会对布鞋如此情有独钟。要知道在我家里,爸爸也有好几双布鞋,也曾多次问我要



在所有的首饰当中,女人最钟情的可能就是那种名叫戒指的小玩意儿。别看那东西小得不起眼儿,如果男人送给女人一枚戒指,而女人也欣然受之,那么,这对男女肯定要在生活的舞台上演一出要么轰轰烈烈的感情剧了。

女人钟爱戒指,但戒指并不是她们唯一魂牵梦绕的东西,女人很清楚,有的戒指是婚

潮头论剑 |

常跟朋友说,我看不懂诗,那些跳跃的语言之于我,如同音符,而我恰恰是那个五音不全的人。所以在拿到孙善文老师的散文诗集《行走的树》的时候,我是有些惶恐的,细细读过,却踌躇多日不曾下笔,只怕辜负那些带着岁月馨香的深情。

年纪大了喜欢让自己躲起来读书,或一间小小的斗室,或者是一丛密匝匝的树林,只要清静,就好。读到动情处可以大声为自己朗读一段,自我陶醉一番,而不用怕惹来他人的笑。此刻的我确实不需要观众,只要一颗踏实的心,一个安静的灵魂,与文字细细碎碎地絮叨,就好。

居住的小区不远处,有一座小山,去年被修建成一个小公园,其实也不算修建,只是一圈儿矮矮的围墙,把这座小山从闹市里分山割了开去,山上那些个生了多年的松柏就探头探脑地从围墙顶上和城市说着一早一晚的悄悄话,还时常会有一只小松鼠,有些惊慌地跳出来,然后迅疾地再跳进去浓稠的苍绿之中,躲藏起来。

选了个安静的下午,坐在春日暖阳笼罩着的山林,我读完孙善文老师的散文诗集《行走的树》。一只小松鼠正从我身旁树上跳过去,踩折了一支细细的枝丫,落在我肩膀上,我抬头,看见这个小生灵鼓鼓胀胀的脸腮,圆溜溜一双眼,与我对视着。看着身边静默的树丛,很長時間未曾从文字里把自己跳脱出来,此刻,我就是树丛中的一棵树,历经风雨,看过沧桑,却往往被生活中瞬间的鲜活温暖、感动。

人与人相识是需要一种缘分的,与文字的邂逅,也需要一种际遇。我与孙善文老师一个在北方看雪,一个在南方赏花,中间隔着千里之遥,却不妨碍我们在文字里相识,所以听到他的书出版的消息,是颇为欣喜的,多年的笔耕不辍,今日终于结出累累硕果,算是多年在文字中行走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也可以说是对未来征途再次起航的崭新起点。虽然未曾见面,但是我相信,文字之交更容易洞察一个人的秉性。多次读过孙老师的散文,写故乡,写羁旅,又写现在的生活,文字通达、厚重,带着一份人到中年的豁达,又带着一股子看透世事的淡定。但是今日看到他一改自己熟悉的行文方式,选择了这样独特的一个视

布鞋老太赖淑芳

■ (四川)杨嘉利

不要穿布鞋?但我全都摇头拒绝了。所以,看见丁二中和李小青对布鞋有这样的兴趣,我更加好奇,不明白布鞋到底有什么好呢?这时候,听农家乐老板又说,那个很会做布鞋的婆婆并不是农科村的人,家住唐昌镇,李小青便用手拍了下脑门:“看我怎么忘记了?唐昌镇的毛边槽眼布鞋可是全国有名啊。”

李小青的话让农家乐老板有些意外:“看来这位大哥对唐昌布鞋还真是很了解。”李小青回答:“算不上了解,只是过去穿过几双,感觉很舒服,就看了一些关于唐昌布鞋的介绍。”随后,他便询问从农科村到唐昌镇有多远?言下之意已经有了要去的打算。老板回答说,不远,10多公里路程骑摩托车顶多半个小时。

这一下,李小青更有兴趣,对丁二中说:“要不我们就去看看?”看见丁二中点头,他便站起身就往外走。

我也只好起身,坐上丁二中的摩托车向唐昌镇出发。

按照农家乐老板所写的地址,我们一行人到了唐昌镇,很快就在战旗村找到了人称“布鞋老太”的赖淑芳。

赖淑芳是个很典型的成都妇女,个子不高,又很瘦小,五十多岁的年龄,精明干练,对于我们这样一群突然找上门来的不速之客,她像农家乐的老板一样很热情,把她做好的布鞋一双双拿出来让我们观赏和挑选。

我对布鞋还是没有多大兴趣,而且我说话又含糊不清,最初时和这位面容慈善的老太太并没有太多交谈,只是听她和丁二中、李小青说话。可就是在这样的倾听中,我对这位“布鞋老太”的过往人生有了更多了解,知道她是女承父业,10多岁就进入布鞋厂工作,从学徒工做起,后来一直做到了布鞋技师,掌握了唐昌布鞋从选料到质检的全部工序,成为了唐昌布鞋的工艺传人。可上世纪九十年代,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审美观念也改变

了,布鞋开始渐渐滞销和边缘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穿上了更时尚、更美观的皮鞋、运动鞋,赖淑芳工作几十年的布鞋厂也难逃厄运,陷入困境,最终破产倒闭。

后来几年,赖淑芳便再没有做过布鞋。不过,正应了中国人的一句老话“好酒不怕巷子深。”尽管布鞋厂倒闭了,赖淑芳也不做布鞋了,但由于她早已名声在外,几年来慕名找到她购买布鞋的客人始终络绎不绝,让她那颗原本已经冰冷的心又渐渐萌动起来。两年多后,赖淑芳和另外两个曾一起工作的姐妹,凑足4000元钱,买了两台纳鞋底的缝纫机,在母亲不足40平方米的老房子里重操旧业创办起了她的“唐昌布鞋店”!

“那时候真难呀,就只有8个人,条件又很简陋,到底能维持多久谁的心里也没底,就想着能挣到每个人的工钱就很不错了……”听赖淑芳滔滔不绝讲述着她的过往,让我突然发现她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大概是出于记者的职业本能吧,我有了要采访她的冲动。只是,那时候,我所供职的单位是一家以残疾人为主要报道内容和读者对象的杂志社,赖淑芳的情况显然并不适合在这家杂志上报道。

我很快打消了要采访赖淑芳的念头。然而,让我至今记忆很深的一幕是,就在丁二中、李小青和另外几个残疾人纷纷买下了赖淑芳的布鞋,我们已打算离开她的小店时,赖淑芳竟又拿出一双布鞋叫住我说:“小兄弟,我看你的双腿行走很不方便,不妨穿穿布鞋吧,会轻松很多。”

听赖淑芳这样说,丁二中和李小青也都劝我买一双,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便要从挎包里摸出钱来买鞋。可看见我摸钱时双手抖动得很厉害,赖淑芳的眼圈一下子红了:“小兄弟,不用给钱,大妈把这双鞋送给你……”这一下,倒让我有些不知所措:“不行呀,

戒指与女人

■ (四川)许永强

姻之海的救生圈,有的戒指是深深的陷阱,有的戒指是温暖的太阳,有的戒指是冰冷的月光,有的戒指像泡沫一样易碎,有的戒指像城堡一样牢固。

戒指、戒指,这生命旅程中必然出现的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句号,它宣告了蹦蹦跳跳的少女时代的结束。当然,女人的手指在与戒指相依相偎的时候,一丝说不出的感觉,不知是甜蜜还是忐忑,将会慢慢地爬上心头。因为聪明的女人是很清楚的,别看戒指是对爱情

的一种肯定或证明,但两人之间的事还是要认真地操作,弄不好那个玲珑剔透的戒指,会变成大得不能再大的漩涡,会吞没甜蜜、幸福、浪漫的爱情生活。

有一种极有人情味的戒指:草戒。对,草戒,就是那种用草编结而成的戒指,它与其他戒指不同的是,它更接近于自然、泥土,给人一种清新、柔和而又情意绵长的感受。时常神往这样一个场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九点或者十点钟,和我心爱的姑娘坐在细草青

以树的姿态直面无声岁月 ——读孙善文散文诗集《行走的树》

■ (山东)箫陌

角,用优美而睿智的语言,去剖析生活的片段,却更容易直抵内心,动人异常。读那一章章看似温和却深情的散文诗,那厚重的文字把故乡的往事,把岁月的流淌,把人到中年的淡然,对脚下的路的透彻,都捧在了眼前。诗的语言,散文的情懷,结合得如此不留痕迹,让我读得难以释怀。

散文诗,是一种灵活的体裁,诗的意象与情感的跳跃,散文的细腻文笔与细节的描述,被巧妙碰撞融合成这种现代文体,它既不要求如同诗歌一样押韵分行,又恰到好处地保留了诗歌的节奏与音韵,既不像散文一样长篇累牍,又保留了散文的外观,只是更简洁动人。这一特点在孙善文老师的《行走的树》尤其鲜明。

漂泊在外,年轻的时候追逐的是梦想,而到了中年之后,才会猛然惊醒,原来自己念念不忘的,却是那远在千里的故乡。他写故乡,雷州的石狗,成了心头最温暖的形象;“我其实是看着村口一个影子归来的,那里端坐着一只石狗,坐着村庄的图腾,它已经稳稳当地坐在那里数百年,几乎与村庄同龄。外出的游子,总能从它身上的苔藓闻出故乡的味道。”

他写乡音:“每一次离乡,在村口,被一行行温暖的目光融化一回,被一波波的乡音灌醉一回。我在异乡生儿育女,我担心,因为晒不到故乡的月光,而让乡音失色。”突然,那份惶恐,若隐若现的惶恐啊,焦灼着离家的脚步,故乡的月色成了回忆,渐渐寡淡了乡音的颜色。

他写乡愁,仿佛带着皱纹的呼唤,一点点的被岁月侵蚀,被往事晕染:“每逢中秋佳节,我都期待与明月一起谈论故乡。再明亮的月色,皆因属于异乡而长满乡愁。中秋的月色常会像雨一样,是洒下来的。”

对于离家的游子来说,村庄渐渐地苍老,改变了旧时容颜,而我们的记忆总能在千

我怎么能白要你的鞋呢?”“怎么不行?又不管几个钱……大妈刚才不知道你的手也有很严重的残疾,你挣钱一定很难吧?”说着,她就要把手上的布鞋硬塞进我的挎包。我自然不肯白拿,坚持要付钱给她,便和她争执起来。就在我赖淑芳僵持不下时,丁二中开口说:“大妈,他要给钱就让他给吧,人家可是一名大记者啊。”

闻听此言,赖淑芳瞬间惊讶得瞪大了双眼:“真是看不出来,这样的身体还能做记者,我们这些好胳膊好腿的人遇上点困难又算得上什么呢?”

这件事,虽然转眼已过去近二十年,我再也没有机会见到赖淑芳,可我后来每次到唐昌镇,不管采访还是游玩,却总会不由自主想起这位“布鞋老太”。只是,这么多年来,我还是没有穿布鞋的习惯,就算很想再去拜访拜访她,可最终还是放弃了这样的念头,不知道见面之后说些什么。

2018年2月的一天晚上,我却意外从电视新闻上又看到了赖淑芳,而且是她把一双亲手做的布鞋卖给习近平总书记的镜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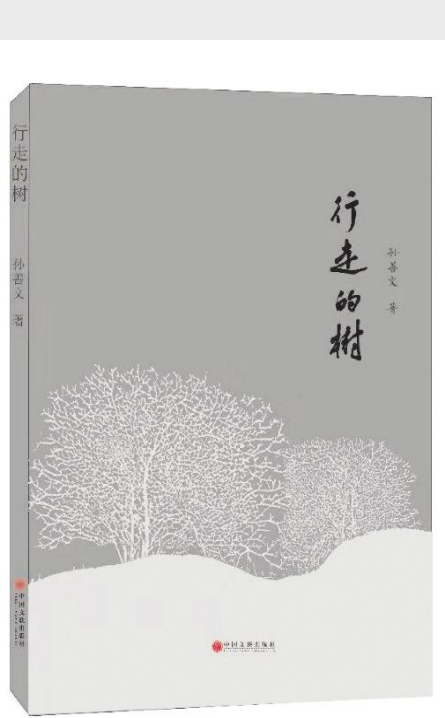
我很快了解到,习近平总书记那天到赖淑芳开店的战旗村考察,在“精彩战旗”特色产业在线服务大厅,赖淑芳很想把她做的布鞋送一双给总书记。可没想到当了解到唐昌布鞋已有700多年历史,它的毛边槽眼布鞋鞋底、鞋帮等基础工艺为川西独有,需要经过多达32道工序后一双千层毛边布鞋才会最终成型,总书记很感兴趣,接过赖淑芳手上的布鞋认真看起来,然后笑着说:“好呀,我花钱买一双吧。”

电视新闻上,赖淑芳虽然看上去和我记忆中的印象已有变化,苍老了许多,但她能把所做的布鞋卖给总书记,至少表明快二十年了,她还在一直坚持做布鞋,没有让这项传统的手工技术在时代的浪潮下失传。仅就这点上,是让我对这位已年近八十高龄的老人有了几分敬意的。毕竟,二十年岁月,会让我们改变生活中的很多东西;可赖淑芳身上,她所保持和传承下的也许并不止是一种制作布鞋的工艺,更是这种工艺所包含的内在的文化,和绵绵不绝的人文精神……

青的山坡,听着满山的鸟鸣,望着遍野的山花,我会摘一根茎最青最初的草,用手指精巧地把它编织成一个戒指,编进清风编进鸟鸣编进满山的翠绿编进满腔的热情,我会把这枚别具一格的戒指轻轻地戴在她的手上,附在她的耳边喃喃地说:“嫁给我吧!”

其实,不管是金戒指还是草戒指,都只表达一个意思:每一枚戒指都应当代表男人的一颗忠贞不渝的新。

我常常想,戒指应该像一眼井。如果看护好它,不让灰尘进去,不让败叶进去,保持井壁的光滑与井水的清冽,它肯定会给你爱的甘泉。如果不珍惜,它也极有可能是一眼深不可测的陷阱,淹得你摸不着自己的心跳,说不出自己的姓名。



时候,影子里每一片朴朴的叶子都将感受温暖。”

